

呂滄洲先生

呂復，字元膺。其先河東人。徙鄧。因家焉。少孤貧。後以母病求醫。遇名醫衛人鄭禮之於逆旅。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計求一年。試輒有驗。自以為未精。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務窮其間奧。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醫門羣經。如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審諭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詳論。前代名醫。如扁鵲。華佗。張仲景。孫思邈。龐安常。錢仲陽。陳無擇。許叔微。張易水。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嚴子禮。王德膚。張公度。諸家皆有評傳。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訣。五色診。奇脉。切脈。樞要。運氣。開說。養生雜言。脈絡脈系。閉雜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傷寒十解。松風齋雜著諸書。浦江載文。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為醫案。晚年自號滄洲翁。歷舉臨海敎諭。台州敎授。皆不就。

醫案錄 目 湖 滄 呂

傷寒	一
泄瀉	二
痞	三
泄瀉	四
邪氣	五
腹痛	六
目疾	七
嗜臥	八
呃	九
癲狂	十

呂滄洲醫案

嘉定徐衡之編纂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傷寒

浙東憲使曲公病。召滄洲翁呂元膺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帶陽氣。寸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血爲熱所搏。吐血一升許。且脅痛煩渴譁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利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黃。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愈。

趙氏子病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六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人也。弗與藥。呂元膺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頰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紋。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熱邪所搏。淖而

爲癰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瀆之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癰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癰瀾然卽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癰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愈發癰無脈長沙所未論元膺蓋以意消息耳。

全本然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脈虛自汗進真武湯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元膺問死期切其脈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告其家曰此必榮熱致癰而脈伏非陽病見陰脈比也見癰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癰臍下石堅且痛拒按爲進化癰湯半劑卽癰消脈出腹用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血後三日腹又痛遂用桃仁承氣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

達按因二案而知發燒畜血有脈伏之一候然竊思癰未出而脈伏理或有之癰既透矣何以必待化癰脈始復耶吳又可有脈厥之說用承氣微下則脈出與此用白虎彷彿但發癰脈伏勢亦可畏上條妙在語言不亂次條雖神昏如睡由於誤服真武故皆憑證以辨之翁云見癰則應候思及畜血已勉

強矣。

副樞張息軒傷寒踰月。旣下而內熱不已。脅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所中。膏其手摩之。浹旬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睾丸。赤腫若匏刺。潰之而左脅腫痛如故。召呂診。呂以關及尺中皆滑數而且芤。因告之脈數不時。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脅之腫。癰作膿也。下之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下之下膿五升許。明日再圃下餘膿立痊。

震按此條以傷寒而發膿瘡。雖不多見。亦不可不知。觀其所告之言兩句。出仲景傷寒論兩句。出高陽生脈訣。因思自明。以前皆用此訣。何近賢之痛詆不堪耶。

芮子玉病傷寒。乃陰隔陽證。面赤足踶。躁擾不得眠而下利。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愈不能決。呂元膺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踶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

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震按此爲陰盛隔陽亦曰下寒上熱。淄州翁以寒藥裏熱藥與熱藥冷服義同其理精矣。然閱各家醫案能識此證者亦不少。

泄瀉

帥府從事帖木失爾病下利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
 豉彌劇。呂診其脈兩尺寸俱弦大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皆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朮三五升利止續命非止利藥飲不終劑而利止者以從本治故也。

震按此條與張子和案治趙明之條似同而不同彼爲外風所傷此則內風相傳治雖彷彿義有分別也。又淄州治御史王產芳內飧泄兩年當秋半脈雙弦而浮乃曰夫人之病蓋由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瀉當金氣正隆尚驚至明春則病將益加夫人自述因失銅符而驚懼由是疾作乃用黃芩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踰月瀉止是又內風一種也。

瘡 一僧病，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而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問之而信，乃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

震按 右關浮滑豈無風與痰爲嘔吐煩渴等證，而獨決其醉臥當風以成瘡耶？此必於望聞問之間參合得之，然亦巧矣。

邪崇

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復大如娠，求其色脈，卽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必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脈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

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震按此卽鬼胎亦易辨識。惟云病因與色脈符，雖刺無苦一祕訣也。桃仁煎頗狠，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

腹 瘰

一小兒十二歲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而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匙，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瘥。

目 疾

一人病二目視物皆倒植，屢治不效。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矣。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願聞其因。彼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呂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府。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府。遂授藜蘆瓜帶爲粗末。水煎。俾平旦頓服。涌之。涌畢視物不倒植。

嗜卧

一幼女病嗜卧。頰赤而身不熱。諸醫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並旬不愈。呂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無病。關滑爲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內子曰。乳母近掌酒庫。鑰匙飲必盡意。使人視之。臥內有數空罌。乃拘其鑰匙。飲以枳棋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呃

餘姚州守郭文煜。呃十餘日。醫以丁附等療之。益甚。呂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乃曰此由胃熱致呃。又以熱藥助其熱。誤矣。用竹茹。

湯旋愈

顛狂

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終日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部勁於右。蓋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卽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顆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

附滄州又治一人寓僧舍病狂。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浮滑。曰此風痰留心胞證也。以藥涌吐痰沫四五升。卽熟睡竟日。及寤則病盡去。以安神之劑調之全愈。